十四

內庄仔庄成了寡婦庄。

內庄仔庄的青壯男人都參加革命，虎頭山戰役失利潰散後，日本軍警大肆搜索追捕殺戮，革命志士有的跳崖，有的上吊，有的在逃亡途中餓死病死或被殺死。被捕的，有的不經審判就處決，有的未經慎重審理就判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內庄仔庄只剩老弱婦孺。

沒有男人的庄子是個怎樣的庄子？

沒有男人的庄子，沒有像樣的房子。每個家屋都被日軍燒毀了，家家戶戶從公寮回來後首要工作是搭間遮風避雨的屋子。沒有男人來砍伐長在層層竹刺纏繞的成熟的、小碗公般粗的刺竹當柱子；沒有男人來在地上挖出深而直的柱洞；沒有男人揮動銳利的砍刀在竹柱子末端兩邊削出漂亮 U 字形凹槽好讓橫樑接靠；沒有男人結實的肌肉生出的力量撐著樑穩住柱子讓樑正確穩當的接靠在柱子上；沒有男人將紮得結實的乾草一捆一捆密密實實綁在橫椽上好做成厚實屋頂。所以外地人到這個庄子來，首先看到的房子就不對勁，不正、不挺，柱子歪斜沒精神，牆壁竹篾編得草率，灰泥也敷得粗皺不平，屋頂茅草鬆散，下雨時屋外大雨鳴金擊鼓，屋內從屋頂滲進來的水珠滴滴答答響。

沒有男人的庄子，收割稻子的時候，聽不到鐮刀切在稻梗時響亮有勁的聲音：「刷！刷！刷！」聽不到脫穀機滾動時發出來一陣猛似一陣的「哽——哽——哽——」吼聲。沒有男人的庄子，收割稻子的時候，鐮刀與稻梗接觸的聲音沉緩沒勁；脫穀機吼叫一陣，往往得等滾速慢了聲音緩了，腳才接得上踏板聲音才又高亢起來。

沒有男人的庄子，採收樹薯的季節，家屋前面看不到裝滿樹薯結實挺立的麻布袋。沒有男人的庄子，樹薯只裝半麻袋，且萎靡不扎實。

沒有男人的庄子，餐桌上沒有虎虎吃飯呼呼喝湯三兩下填飽肚子的勁。

這是外表看得到的沒有男人的庄子的現象。

內底裡呢？

沒有男人的庄子，蕃薯收成之後要繼續種蕃薯或是栽些花生玉米常做不了決定；曬乾了稻米要留多少賣多少也常猶豫不決；撒稻種修田岸往往拿不準時機。

沒有男人的庄子，是個少了主意的庄子。

還有呢！老弱婦孺組成的家庭，不管白天或夜裡，總覺得少了甚麼。

嗯，安全感，和熱鬧勁。

常有揮不去的孤寂籠罩，這是個沒有生氣的庄子。

得要有男人來給這庄子注入血氣與活力。

首先想到這層的是庄子裡的長者，金水伯仔就認為這是一件需要而且急切的事，日本人燒庄燒死他的老婆金水姆仔，又屠殺了他唯一的兒子卓天問，接連失去兩位重要親人的重大打擊讓金水伯仔極度悲傷，因此患下了病症，昏睡、易咳、畏冷，精神不濟沒有體力做不了農事，眼看著媳婦秀琴沒日沒夜的操勞還得

撥出心力來照顧他，他覺得這樣下去絕對不是辦法，幾次傷心的想到「要是天問沒死……」「老伴如果還在的話……」之後，知道這事不可能，能做的事是找個男人來持家，或是……讓秀琴再嫁吧！

他將心裡的話向媳婦說了。媳婦秀琴自然不從，但是秀琴知道不久的將來公公會走，他走了之後，自己一個人膝下無子怎麼成個家庭？怎麼過日子？

「找個人，嫁了吧！」金水伯還勸。

「阿爸，阮才不要！」秀琴半羞半怒，嫁，嫁到哪裡去？世事茫茫，哪個男人可給她依靠？嫁了，拋下眼前這個身體日漸衰弱的公公怎麼辦？

「那，就招個人吧！」金水伯仔心裡的意思也是如此。

「阿爸，阮……」秀琴心是慌的主意是亂的。

「呵呵，讓阿爸幫妳看看吧！」金水伯仔看秀琴的樣子，以為她願意，那麼，就找個男人來當這個家吧！

內庄仔的青壯男人不是死了就是關在監牢裡，鄰近庄子的男人也沒剩下多少，男人從哪裡來？金水伯仔只是想著要個男人來家裡，其實他心裡沒個穩當的主意。他找他的同年連貴伯仔商量。

連貴伯仔年輕時候曾到海口一帶闖蕩一陣子，有了一些山裡人沒有的見識。連貴伯仔跟金水伯仔一樣，也感覺到庄子裡迫切需要年輕力壯的男人，而且他認為不是一家兩家需要，是全面性的需要。

他嘆道：「厝裡只剩年輕媳婦和孤苦老人，怎麼成個家，太悽苦了。都要，這些人家都需要男人。」

這樣的見解倒給金水伯仔開了眼界，他只想著為自己的媳婦找個男人，他沒想過，有這樣需求的家庭滿庄子都是呢！

可是說說容易，哪裡找來那麼多男人？庄子裡家家是窮苦人家，三餐肚子顧不飽，誰願意來這裡受苦？況且是入贅，況且入贅的對象是死了丈夫的寡婦。

「找羅漢腳仔吧！」連貴伯仔說。

「羅漢腳？」

「嗯，海口一帶有許多羅漢腳仔，無某無猴，無厝無頭路，伊們渴望成家立業呢！伊們應該不會嫌棄我們這裡。」

金水伯仔看看連貴伯仔，覺得眼前這位曾經在外遊歷的同年畢竟不同。

「那……那就……」

「我有朋友住在西港仔，我寫封信請他幫忙留意，這個好辦。可是……我們庄子裡的媳婦，願意嗎？」

「嗯喝，阮秀琴仔是有意思，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問問看吧！」

連貴伯仔信寄出去了，促成婚姻讓人組成家庭，這是好事，西港仔那位朋友樂意幫忙。這邊則透過庄子裡的長者詢問年輕媳婦的意思。丈夫被判刑關在監獄裡的當然不必問，人家還日夜盼望著丈夫出獄回來一家團圓呢！丈夫在事件中死了的都問了。

這是多麼為難的問題啊！對於這些新守寡的媳婦而言，難啟齒、難決定、難表示意見，甚至連思考這個問題都難！她們的男人剛死不久，不管男人生前對她好或不好，對於死去的人還有不盡的恩義思念，何況男人是英勇赴義而死，是為了爭台灣人的生存與自主而死，怎麼可以在自己的男人剛死沒多久就找別的男人？

貞節與守寡的孤寂，她們不怕。可她們知道擺在眼前的生計她們承擔得很艱辛，一年多來的辛苦操勞她們吃足了苦頭，煩夠了心。

種種心思糾結之下，年輕的媳婦們有的答應了，有的不願意；有的先是答應了，後來卻不願意；有的原本不願意後來答應了。這樣反反覆覆經過二個月光景，慢慢答案明確了，共有七個媳婦願意招贅羅漢腳為夫。秀琴是第一個答應的，素梅也願意。她們除了希望有個男人來當家以外，也想藉此延續香火。寶玉則基於這個理由拒絕了，她有個寶貝兒子福田呢！

但是銀花可完全不想男人當家與延續香火的事，她拒絕得很堅決。她怎麼能夠忘掉阿丁對她的溫柔投入另一個陌生男人的懷抱？她根本不從這層上去想傳子嗣的問題。至於當家，她對婆婆罔惜說：

「阿母，免擔心，我可以。」

罔惜知道她是可以的，從她接下牛繩拉割耙整田那時候開始，罔惜就知道她這個媳婦有能力當這個家，如同她當年一般。

可是……

可是不一樣啊！當年她有阿丁，銀花她……

她什麼也沒有。

罔惜想過了所有擔憂，也想足了心中的期盼。她沒將擔憂和期盼放在嘴巴，她把它們擱在眼裡，她用含著擔憂與期盼的眼睛看銀花，從銀花正面、側面、背面，甚至跟銀花對視的時候，她把它們看進銀花的眼睛裡。

她眼光裡的擔憂，銀花是知道的；她眼光裡的期盼，銀花也了解，可銀花她就是不願意。

招贅羅漢腳的事逐漸定案，西港仔那邊招集的工作也有了眉目，將擇期把羅漢腳們送過來。內庄仔瀰漫著一股夾雜歡喜與感傷，寬心與哀怨， 以及一點點看熱鬧的期待的氣氛。人們的心裡是複雜的，尤其答應招贅的當事人，她們大抵沒有歡喜，她們願意招贅是出於對艱困生活的無助與無奈，對於剛死去不久的丈夫，她們有滿腹的含帶怨懟的歉意，對於即將成為新丈夫的那個未知的男人，她們多的是惶恐，惶恐落在起伏不定的情感上，那是一位怎樣的男人？會對她好，對她壞？她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沒把握。她們只敢放一些期待，期待男人來了之後，像個樣當個家，讓生活少一些折磨。

長一輩的人大多是歡喜的。多人多力量，多人多熱鬧，他們通常沒去注意待招新婿的年輕媳婦的心思，也沒去想這即將來到的男人跟守寡媳婦的結合是怎樣的婚姻，在家裡該擺在怎樣的地位，只期盼多個人來為家庭多一份勞力為庄仔

添一些生氣。

他們在歡喜之中，會牽引出一些感傷，想到「如果孩子沒死……」「孩子死得多悽慘……」之類已經無法挽回的事實與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然也有一些怨嘆不息的長者，他們說不動媳婦點頭招婿。

有了一點年紀，或是有孩子好寄託，或是丈夫在牢裡，以及丈夫死了沒有孩子年紀還輕但篤定不招婿的媳婦們，則抱著起鬨看熱鬧的心情要把這件事辦成一件喜事。她們喜歡湊在待招新婿情疏遠得如同陌生人。對此張添旺並不在意。只是膝下只有二個女兒沒有兒子，想起時心中不免覺得淒怨遺憾。

他隨身帶著一把二胡，生意間歇時候，閒來無事，便將弓搭在絃上，咿咿呀呀對應著心境拉出幽幽曲調的媳婦跟前身後，像少女時代姊妹淘出嫁前那樣歡喜著笑鬧著，有時說些讓人臉紅耳熱的話，她們都歷經人事，狡黠露骨的說些男女情愛的事，把待招新婿的媳婦逗得含羞嗔怒，追著人打。

這天黃昏，賣貨郎張添旺來到內庄仔。

張添旺家住大目降，賣雜貨維生，經常挑著雜貨擔，內放針線鈕扣、鹽醋醬油、胭脂水粉肥皂等日常用品到關廟、龍崎、左鎮、南庄（南化）、噍吧哖、茄拔（楠西）一帶販賣。山區路遠交通不便，張添旺出來一趟通常投宿在外四、五天才回家。妻子阮氏，府城雜貨舖人家女兒，張添旺經常到府城補貨，經人介紹而熟識。當時張添旺愛她伶俐可愛，以為是能興家的家後。誰知娶進門才知道她城市大家閨女脾氣重，懶於家事且嫌鄉居生活簡陋，自視城市閨秀的格調，對待公婆怠慢無禮。才說她沒幾句，就反齒相譏，一句句聲量越來越大。夫妻不睦，張添旺對婚姻頗感失望，因此不喜在家，經常藉營生的機會流連在外。

在家的時間少，夫妻感。

走過的地方多，人情世故也見得多，張添旺善於察言觀色，迎合顧客需要，應對之間或說些奇聞軼事給山區人們增廣見聞，且都能記住哪個人家哪個婦人交代的哪種用品哪種樣式的脂粉布料，在下一次來時帶過來。所以人們都喜歡他。他的來到是地方的大事。

事件之後山區人丁凋零，生活窮困幾至在生死邊緣掙扎，人們生活需求不多，張添旺多帶了些粗鹽醬油等民生必需品。

搖起玲瓏鼓，吆喝：「來喔，嘩玲瓏賣雜貨，看你是要買啥貨……」

人們聚集過來，他有時俏皮的在人們圍過來時，看著來人和氣的臉色改口喊：「來喔，嘩玲瓏賣雜細，有賣賺錢，無賣賺看婠姑娘……」

自然會招來一頓罵，「死雜貨旺仔，澎肚短命，敢欺負阮良家婦女……」

「嘻嘻，姑娘仔越來越婠，分人看一下沒要緊。來，今仔日要買什麼？」卸下擔子擺出貨物。

一群人圍過來，大多買鹽、醬油與線紗等日常用品。金水伯仔挑一個畫了一隻大蝦子上了釉的碗公與一個飯碗，問：「多少錢？」

「這個，俗俗仔賣就好。耶，金水伯仔你……」山上窮苦人家買這樣貨色算是少有，張添旺禁不住疑惑探問。

「嗯，用得著。」

「金旺伯仔伊兜，要加人了。」一位婦人說。

「要加人？」張添旺還沒會意過來，那位婦人突然提高音量喊：「阿對啦！妳也要買一些胭脂，素梅。」

正在看貨色的素梅抬起頭瞪那婦人，掠過一抹紅暈的臉上有生氣的樣子。

那婦人不理她又害羞又生氣，繼續說：「妝卡婿咧！阿擱有，秀琴、阿娥、秋菊仔……」轉頭看看現場還有哪些要招婿的人。還沒看完，就招來一陣捶打。

張添旺馬上看出事情原委，他看打人的有真正生氣的樣子，知道這事情背後含藏的愁苦與無奈，這場追打繼續下去，恐怕會撕破臉皮壞了情感，他拉出擔子下層抽屜，招呼道：「嫁尪招婿是好代誌，加人添丁多福氣，給各位姑娘仔說恭喜，來，胭脂水粉手巾仔隨妳們選，半價優待，統統半賣半相送啦！」

「來啦！來啦！」年紀大些了或是沒打算招婿的媳婦們興致高，拉著那些預備要招婿的要過來看。那些要招婿的哪裡肯？她們只好放了手，自己靠過來。

「來呀！來呀！免歹勢。」張添旺對外圍那些又害羞又氣憤的媳婦們說：「這是人生的大代誌，別克虧自己，買些粉抹乎臉白白，不然，胭脂嘴唇抹紅紅，一世人難得一二擺婿。」見她們仍是害羞與生氣摻雜的臉色，張添旺跨兩步過來招呼。看到站在人群外的銀花，他說：「也無，像銀花那樣，買條花布巾給自己妝扮漂亮一下。」

銀花正要過來，聽張添旺一說，轉身回到屋子去。

身後傳來一陣笑聲。

胭脂水粉手帕花巾等沒賣出去，鹽油醬醋一干生活必需品倒賣了不少。

連貴伯仔的朋友帶著七個羅漢腳來到內庄仔庄甲長連財伯仔家庭院。羅漢腳們事先經過梳洗，衣服雖然粗舊多補丁，倒也清潔光鮮。他們都年輕，多少有些年少英氣，且身體裡面藏了許多力量，這是山區極需要的勞力。圍了好多人來看。來到陌生的地方，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七個年輕人，瀟灑自在的有，大多有些羞態，低頭，手腳不知往哪邊擺才好似的不自在。

圍觀的人群中當然沒有要招婿的七個媳婦，她們在房間裡躲得緊呢！幸好人們都好奇往外跑來看海口來的羅漢腳，沒有人來逗她們讓她們羞得更無地自容，只是她們心裡掂著心思，這個時候特別會胡思亂想，特別容易慌張。這胡亂的思想、這慌張無頭緒的胸懷需要有個伴來依靠、來幫忙分擔，但是身旁沒有人，胡亂的思想便沒有方向與終點，慌張便一直飄飄茫茫的在胸膛擴散。

銀花本來要往素梅家去陪她，一路躊躇猶豫著見到素梅要說什麼，其實她自己也覺得慌慌茫茫不自在，其實她胸口也掂著一份飄不上天落不著地的心思。面對今天庄子裡招贅的這件事，銀花沒有像別人那樣歡喜，她從不想對要招婿的媳婦們耍逗笑鬧，即使看別人笑鬧著、笑鬧著，笑鬧出一些喜慶氣氛，銀花心裡還是沉沉的、悶悶的。在這件事中，她覺得她是兩面人，她有兩片心思。一片是招贅媳婦的心思，她跟她們一樣羞，一樣慌，一樣有著又是愁又是怨又是無助無

著落的心情；另一片是站在這件事情外面看這件事情的心思，她不看表面歡喜逗鬧的那一些，她單單去為要招婿的媳婦想像那翻騰不已的心思帶來的折磨。她覺得那些折磨不只在別人身上，也在自己身上。

銀花一廂情願的思想著、擺弄著、折磨著，她以為她是在為別人發愁，她不知道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心思，被她憂慮愁苦著的當事人不見得有如她所想的那些心思呢！

帶著這些心思，她的心頭煩亂，自己一人都慌亂得失去主張了，在別人面前，更不知道如何擺放自己。自處都難了，哪裡還能安慰人？

她在半途轉了彎，來到甲長家。

圍觀的人真多！銀花在人群外繞了一陣，透過人群縫隙把這七個年輕人看清楚了。在銀花眼裡，這七個男人也都帶著淒楚，不管是那位頭抬得高，輕鬆自在模樣的高個子或是其他垂著頭沒個自在樣子的人，銀花都從他們臉上看到一抹如雲霧般的滄桑。

眼前擺著一個大問題。七個羅漢腳來了，七個姓名寫在紙條上，握在甲長連財伯仔手中；七個要招婿的媳婦是大家都熟悉的，誰家的媳婦屋子在哪邊都有清楚的方位，問題是：誰跟誰配對？

婚姻是人生大事，問名、送定、完聘、迎親各個儀式有既定禮俗，馬虎不得。招贅從簡，立招書為契言明生養子嗣及在岳家住宿年限或終生住宿岳家，將男人帶進門即可。這是「接跤翁」，且來人是無家可歸的羅漢腳，生養的子女從原夫家的姓，且需長期住在岳家為一家生計勤奮打拼殆無疑義，其他一切可從簡。庄子裡的長輩把這些事事先商討過了，以為事情簡單，人來了，送作堆，投入勞力努力生產，生養子息振興家業。誰知道，臨門這一腳卻是難題。

看這七位後生，外表俊醜概不計較，高矮壯瘦各個不同，哪個是厚實個性勤勞底子，單憑第一次照面實難斷定——斷定了也是白斷定，誰有權先選——誰來選？

甲長連財伯仔提議：「叫那七個媳婦來選吧！個人看上眼的帶回家，日後好壞自行負責無長短腳話。」

這是民主作風，古來婚姻父母做主，是好是壞兒女隨緣定化，招「接跤翁」稱是姻緣倒覺勉強，長輩作主晚輩應無異義。只因同時來了七個人，要湊成七對，湊成對的，往後長遠的日子裡要住在一屋簷下同吃同住同進同出，這是影響後半輩子極深遠的事，如何決定要有個依循原則。只是……

金水伯仔說：「由她們選當然好，可是要她們來，恐怕難。況且，如果全都來了，誰先？」

「抽籤，」連財伯仔展現甲長行政公平作風，「抽到號碼在前面的，先選。」

長輩們商量之間，已經有人到各個媳婦家裡把意思通報了，要媳婦們前來「選尪」。

只有躲得更緊的，哪有人敢來？

看來，只好回到傳統作風，由長輩決定。

決定方式如方才所說：抽籤，哪家媳婦長輩抽到 1 號哪家先選。

七個媳婦中六位尚有公婆，可以為她們作主，獨有一位公婆已不在世。

那是素梅。素梅的丈夫買進坤 16 歲時父母親雙雙離世，進坤在事件中遇害，素梅頓成孤苦無依，一人獨自過日子。雖然進坤還有一位伯伯二位叔叔，但是因為素梅個性剛烈堅強，凡事有主見，叔伯們跟她一向生疏，都不想擔幫她作主的這個責任。

「讓她自己來選吧！」有人提議。庄子裡的人都知道素梅獨立不屈的個性，都見識過她不同於一般人的行事作風，都想她也許在選丈夫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獨自來做。懷著這樣的想法，一方面也有著「看人親自選丈夫」的新奇事件的期待。

眾人議論商量間，銀花已來到素梅家。

「妳幫我決定吧！」在銀花面前，素梅一點也沒有羞態，「他……進坤死後，買家二房這邊……銀花，沒關係，好壞都無所謂，只要有個人……」

銀花懂得素梅的心思，她知道素梅的心思跟她的心思是一樣的，招婿不招婿，一向有主見的素梅曾經猶豫不定，最後決定招婿，她知道她的心情是嚴肅而悲沉的，她一點也不輕鬆。

銀花答應幫她這個忙。她知道無論她幫她選了哪個男人，素梅她都接受，都不會怨她。

銀花揣著根素梅一樣沉重的心情離開素梅家。路上她想：從今天起，素梅將有個依靠……

素梅的叔伯們同意由銀花來幫她決定。她們知道素梅根銀花好，她信任銀花勝過他們，由銀花決定，將來少風波——有風波也是她們兩人的事。

抽中 1 號，銀花腦子「喀啦！」一響。心兒在胸崁裡跳撞得發痛，禁不住一陣慌亂，臉紅耳熱。她吸一口氣，把沒來由的羞態逼退，告訴自己：又不是自己選丈夫，我是幫別人選的。

可是她遲疑了好久卻跨不出步伐。

她再吸一口氣，緩緩吐出，終於站出人群。

圍觀的人群裡，每個人的眼光都看著她，每道眼光都像箭，射得銀花渾身癢、麻，隱隱還覺得有些痛。

銀花步子虛晃，她不知道她要在人群外甚麼位置停下來。

她指了指高個子。

她不知道她為什麼選高個子，她直覺他看起來順眼，如果自己選丈夫，她也會選他——她嚇一跳，手摸胸口，慌慌的壓下這個念頭。

其實，以同是身為女性的直覺，以她對素梅的了解，她認為高個子有自信的樣子跟素梅是匹配的。

高個子走到人群前，銀花的心定了，看高個子一眼，她看到一個英俊的臉龐。她向他指了指素梅的家。

其他六個媳婦的長輩也按抽籤順序挑好了人選。是媳婦的「接跤翁」，接替自己已經死去的兒子的位置，今後將在同一屋簷下生活，親切情感還說不上，有

待慢慢培養；禮節與長者對晚輩的關懷先擺出來，帶男人回家的路上，趁便將沿途人家與庄裡情景說給他聽。

晚上招婿的人家出資請客，殺三隻雞煮大鍋酸菜湯，新鮮番薯飯裡加了特多白米，招待即將成為庄裡主要人力的男人們，也答謝遠從西港仔來幫了大忙的朋友。

一戶出一人，算是庄子裡辦喜事，家家同歡。

罔惜沒出席餐會。吃過飯洗了腳，獨自坐在昏暗的屋子裡，不說話。

銀花也沒出席餐會。她早早上了床，在床上她思緒翻騰。她先想：素梅新招那個男人會如何到她家去？到了她家後見了面會如何？會……她先為他們為難，接著在腦海裡讓他們適應了種種為難，然後他們……

高個子男人的臉龐在銀花腦海閃晃。

銀花但覺心慌臉躁。她翻個身，把素梅和高個子男人趕出腦海，讓阿丁進到她的思緒來。阿丁瀟灑帥氣，帶著俏皮又溫柔的笑容，一點也沒有高個子的微羞窘樣。她在腦海中開闢一片溫柔天地，這片天地裡只有她和阿丁，她迎向他的笑容，讓他的溫柔撫觸著她的手、她的臉、她的胸、她的腹……

她逼自己把眼淚吞回去，她要忘記所有，只要這些溫柔。